

柳河東文集

二

河東先生文集卷二

行狀

段太尉

秀實

逸事狀

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為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卒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於市。不嫌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金鬲甕盎盈道上。把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甯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分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為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侯命某者。能為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留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譖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嬖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負若鷹耶。副元帥固負若鷹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為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勲塞天地。當務

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暴且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
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
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
甚大。願奉軍以從顧。此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譖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請
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還。卧軍中。晞不解衣。戒
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
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諶。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
無草。農以告諶。諶曰。吾知人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饑死無以償。即告太尉。
太尉判狀辭甚異。使人求諭。諶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
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
去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
榮。剛直士也。入見諶。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人且饑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
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
恥。凡為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
尚不愧奴隸耶。諶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

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疋太尉得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

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上史館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為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邠隴間過真定北上馬嶺歷亭鄣堡戍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為人傭傭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常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校無疑或恐尚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唐故祕書少監陳公行狀

公姓陳氏自潁川來隸京兆萬年胃貴里諱京既冠字曰慶復舉進士為太子正字咸陽尉太常博士左補闕尚書膳部考功員外郎司封郎中給事中祕書少監自考功以來凡四命為集賢學士德宗登遐公病痼輿曳就位備哀敬之節由是滋甚遂以所居官致仕貞元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終於安邑里妻黨之室無子伯兄前

監察御史璫。仲兄前大理評事善。以公文行之大者。告於嘗吏於公者。使辭而陳之。大曆中。公始來京師。中書常舍人袁楊舍人炎讀其文。驚以相視曰。子雲之徒也。常以兄之子妻公。由是名聞。遊太原。太原尹喜曰。重客至矣。授館致餼厚。以泉布獻焉。公曰。非是為也。遊客如雲還。有此高致否。嘗為北都賦未就願即而就焉。其宮室城郭之大河山之富。關閘之壯。與其土疆之所出風俗之所安。王業之所由興。苟得聞而覩之。足矣。若曰受大利是以利來。蓋異前志也。吾不能敢辭。遂逆大河。踰北山。彷佯而歸賦。成果傳天下。為咸陽尉。留府廷主文章。決大事。得其道。為博士。舉疵禮。修墜典。合於大中者衆焉。涇人作難。公徒行以出。奔問官守。段忠烈之死。上議罷朝七日。宰相曰。不可。方居行宮。無以安天下。公進曰。是非宰相之言。天子褒大節。哀大臣。天下所以安也。況其特異者乎。上用之。其勞勤侍從。謀議可否。時之所賴者大。巡狩告至上行罪己之道焉。曰。凡我執事之臣。無所任罪。予惟不謹於理而有是也。將復前之為相者。公曰。天子加惠羣臣而引慝焉。德至厚也。而為相者復是。無以大警於後。且示天下。率其黨爭之上。變於色在列者。咸愧而退。遂進而盡其辭焉。不果復上。迎訪太后。間數歲外。頗怠其禮。公密疏發之。天子感悅焉。初。禮部試士。有與親戚者。則附於考功。莫不陰授其旨意。而為進退者。及公則否。卓然有有司之

道不可犯也。太廟闕東向之禮且久矣。公自為博士補闕尚書郎給事中凡二十年勤以為請殷祭之不墜繫公之忠懇是賴故有赤綏銀魚之報焉。昭陵山峻而高寢宮在其上內官憲其上下之勤輓汲之艱也謁於上請更之上下其議宰相承而諷之。召官屬使如其請。公曰斯太宗之志也其儉足以為法其嚴足以有奉吾敢顧其私容而替之也奏議不可上又下其議。凡是公者六七人其餘皆曰更之便上獨斷焉。曰京議得矣從之在集賢奏秘書官六員隸殿內而刊校益理納資為胥而仕者罷之求遺書凡增緝者乃作藝文新志制為之名曰貞元御府羣書新錄始御府有食本錢月權其贏以為膳有餘則學士與校理官領分之學士常受三倍由公而殺其二書史之始至入禮幣錢六十緝亦皆分焉公悉致之官以理府署作書閣廣羣官之堂不取於將作少府而用大足居門下簡武官議典禮上以為能益器之與信臣議且致相位遇公有惑疾使視之疾甚不能知人遂不用用鄭吏部高太常為相而以秘書命公所以示優之也公有文章若干卷深茂古老慕司馬相如揚雄之辭而其詁訓多尚書爾雅之說紀事朴實不苟悅於人世得以傳其藁其學自聖人之書以至百家諸子之言推黃炎之事涉歷代洎國朝之故實鉤引貫穿舉大苞小若太倉之蓄崇山之載浩浩乎不可知也豈楊子所謂仲尼駕說者耶夫其忠烈之褒也相府

之有誠也。太廟之東向也。昭陵之不更其故也。官守之不可奪也。立言之不可誣也。利之不苟就也。害之不苟去也。其忠類朱雲。其孝類穎考叔。廉類公儀休。而又文以文之學以輔之。而天子以為之知。既得其道。又得其時。而不為公卿者病也。故議者咸惜其始而哀其終焉。公之喪。凡五十四日。而夫人又沒。毀也。夫人之父曰偕。司農卿祖曰某。贈太子太保。某故集賢吏也。得公之遺事於其家書。而授公之友。以誌公之墓謹狀。

唐故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文通先生墓表

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以名為傳者五家。今用其三焉。秉觚牘焦思慮。以為論注疏說者。百千人矣。攻訐狠怒。以辭氣相擊。排冒沒者。其為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汙牛馬。或合而隱。或乖而顯。後之學者。窮老盡氣。左視右顧。莫得而本。則專其所學。以訾其所異黨。枯竹護朽骨。以至於父子傷夷。君臣詆悖者。前世多有之甚矣。聖人之難知也。有吳郡人陸先生。質與其師友。天水啖助。洎趙匡。能知聖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皆可積學以入聖人之道。傳聖人之教。是其德。豈不侈大矣哉。先生字某。既讀書。得制作之本。而獲其師友。於是合古今。散同異。聯之以言。累之以文。蓋講道者二十年。書而志之者。又十餘年。其事大備。為春秋集注十篇。辯疑七

篇微指二篇明章大中發露公器其道以生人為主以堯舜為的苞羅旁覲膠葛上下而不出於正其法以文武為首以周公為翼揖讓升降好惡喜怒而不過乎物既成以授世之聰明之士使陳而明之故其書出焉而先生為巨儒用是為天子爭臣尚書郎國子博士給事中皇太子侍讀皆得其道刺二州守人知仁永貞年侍東宮言其所學為古君臣圖以獻而道達乎上是歲嗣天子踐祚而理尊優師儒先生以疾聞臨問加禮某月日終於京師某月日葬於某郡某里嗚呼先生道之存也以書不及施於政道之行也以言不及覩其理門人世儒是以增慟將葬以先生為能文聖人之書通於後世遂相與謚曰文通先生後若干祀有學其書者過其墓哀其道之所由乃作石以表碣

註釋五家

左氏公羊穀梁鄭氏夾氏春秋集傳

啖助字叔佐有膠輶馳喧雜也

唐故御史周君碣

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某以諫死葬於某貞元十二年柳宗元立碣於其墓左在天寶年有以諂諛至相位賢臣放退公為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於墀下史臣書之公之死而佞者始畏公議於序古之不得其死者衆矣若公之死志匡王國氣震姦佞動獲其所斯蓋得其死者歟公之德之才洽於傳聞卒以不試而獨申其節

猶能奮百代之上。以為世軌。第令生於定哀之間。則孔子不曰未見剛者。出於秦楚之後。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而存。不及興王之用。沒不遭聖人之歎。誠立志者之所悼也。故為之銘。銘曰。忠為美道。是履諫而死。佞者止史之志。石以紀為臣軌兮。

註釋御史周君

周子諒也。彈宰相牛仙客。觸上怒。杖朝堂。

賢臣明皇相裴耀卿。張九齡。

表銘碣誄

唐相國房公德銘之陰

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諸侯之人為王卿士亦曰公。有土封其臣稱之曰公。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楚之僭凡為縣者皆曰公。古之人通謂年之長老曰公。故言三公若周公。召公。王者之後若宋公。為王卿士若衛武公。號文公。鄭桓公。其臣稱之。則列國皆然。師之尊若太公。楚之為縣者若葉公。白公。年之長老若毛公。申公。涪公。而大臣罕能以姓配公者。雖近有之。然不能著也。唐之大臣以姓配公最著者。曰房公。房公相玄宗。有勞於蜀。人咸服其節。相肅宗作訓於岐。人咸尊其道。惟正直慈愛。以成於德。用是進退所居而事理辯。所去而人哀號。理哀人哀。人不勝其懷。為文士趙郡李華銘公之德。亂故不克立。今制史太原王涯。嘉公之道。猶在乎人人不忘。公之道為之刻石。且曰。州之南有亭曰需宴亭。公之為也。人之思也。乃增飾棟宇。即

而立焉。州人大悅。咸會隕涕。言曰：昔公以周召之德。微子之仁。有土封以為卿士。道為三公。德為國師。年為元老。嘗為縣。縣懷其化。至於州。州濡其澤。凡我子孫。因不戴慕盛德之詞文。而不刻更刺史數十。莫克興。起乃卒。歸於王。公王。公嘗以機密匡天子。於禁中承公之道。刺於我邦。由公之理。又能尊公之德。起遺文以昭前烈。則其人為卿士三公也。孰曰不宜。吾懼其去我也。遽願書於銘之陰。用永表於邦之良政。

唐故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誄

維唐元和六年八月日。衡州刺史東平呂君卒。爰用十月二十四日。藁葬於江陵之野。嗚呼。君有智勇孝仁。惟其能可用康天下。惟其志可用經百世。不克而死。世亦無由知焉。君由道州以陟為衡州。君之卒。二州之人哭者逾月。湖南人重社飲酒。是月上戊不酒。去樂會哭於神所。而歸。余居永州。在二州中間。其哀聲交於北南舟船之下。上必呱呱然。蓋嘗聞於古而覩於今也。君之志與能。不施於生人。知之者又不過十人。世徒讀君之文章。歌君之理行。不知二者之於君。其末也。嗚呼。君之文章宜傳於百世。今其存者。非君之極言也。獨其詞耳。君之理行。宜及於天下。今其聞者。非君之盡力也。獨其跡耳。萬不試而一出焉。猶為當世甚重。若使幸得出其什二三。巍然為偉人。與世無窮。其可涯也。君所居官為第三品。宜得謚於太常。余懼州史之逸其

辭也私為之誄以志其行其詞曰。

麟死魯郊。其靈不施。濯濯夫子。故絜其儀冠。仁服義干。櫓書詩忠貞繼佩。勇承暴
跨騰商周。堯舜是師。道不勝禍。天固余欺。鬼神齊怒。妖孽咸疑。何付之德。而奪其時。
嗚呼哀哉。命姓惟呂。勤唐以力。輔寧萬邦。受胙爾國。維師元聖。周以降德。世征五侯。
伊祖之則。嗣濟厥武。前書是式。至於化光。爰耀其特。春秋之元。儒者咸惑。君達其道。
卓焉孔直。聖人有心。由我而得。敷施變化。動無不克。推理惟公。舒文以翼。宣於事業。
與古同極。道不苟用。資仕乃揚。進於禮司。奮藻含章。決科聯中。休問用張署讎。百氏。
錯綜逾光。超都諫列。屢阜其囊。帝殊爾能。人服其智。戎悔厥禍。欵邊求侍。盛選邦良。
難乎始使。君登御史。贊命承事。風動海壩。皇威以致。來總征賦。甲茲郎吏。制用經邦。
時推重器。諸臣之復用官匪易。漢課牋奏。鮮云能備。君自他曹。載出其技。筆削自任。
羣儒革議。正郎司刑。邦憲為貳。紀佞肅邪。諂訛具畏。遷理於道。民服休嘉。恩疎若昵。
惕邇如。遐實閑其閣。而撫於家。載其愉樂。申以舞歌。賦無吏迫。威不刑加。浩然順風。
從令無譁。繇蠶外邑。我爾盈車。雜耕隣邦。我黍之華。既字其畜。亦藝其麻。鼙鼓斯屏。
人喜其多。始富中教。興良廢邪。考績既成。王用興嗟。陟於獄濱。言進其律。號呼南竭。
謳謠北溢。敗吏悍。民先聲。如失逋租。匿役歸誠。自出兼并。既息罷羸。乃逸。惟昔舉善。

盜奔於隣。今我興仁化為齊人。惟昔富人或賑之粟。今我厚生不竭而足。邦思其弼。人戴惟父。善胡名災仁。胡罹咎俾民伊祜。而君不壽。矯矯貪凌乃康乃茂。嗚呼哀哉。廩不餘食。藏無積帛。內厚族姻。外賙賓客。恒是懸罄逮茲。易簷僅無凶服。葬非舊陌。嗚呼哀哉。君昔與余講德。討儒時中之奧。希聖為徒。志存致君。笑詠唐虞。揭茲日月。以耀羣愚。疑生所怪。怒起特殊。齒舌噭噭。雷動風驅。良辰不偶。卒與禍俱。直道莫施。嘉言罔敷。佐王之器。窮以郡符。秩在三品。宜謚王都。諸生羣吏。尚擁良圖。故友咨懷。累行陳蕃。是旌是告。永永不渝。嗚呼哀哉。

故永州刺史崔君權厝誌

博陵崔君由進士入山南西道節度府。始掌書記。至府留後。凡五徙職。六增官。至刑部員外郎。出刺連永兩州。未至永。而連之人憇君。御史按章具獄。坐流驩州。幼弟訟諸朝天子。黜連帥罷。御史小吏減死。投之荒外。而君不克復。元和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卒。孤處道泊。守訥奉君之喪。踰海水不幸。遇暴風。二孤溺死。七月某日。柩至於永州。八月甲子。藁葬於社壙之北四百步。崔氏世嗣文章。君又益工博知古今事。給數敏辨。善謀畫。南敗蜀虜。西遏戎師。其慮皆君之自出。後餌五石病瘍且亂。故不承於初。今尚有五丈夫子。夫人河東柳氏。德碩行淑。先崔君十年卒。其葬在長安東南少

陵北君以竄沒家又有海禍力不克祔三年將復故葬也徒志其一二大者云
鯢為祖華為父世文儒積彌厚簡其名子敬字年五十增以二葬湘瀆非其地後三年辭當備

唐故萬年令裴府君墓碣

公諱瑾字封叔河東聞喜人太尉公諱行儉實高祖侍中公諱光庭實曾祖刑部員外郎府君諱稹實祖大理卿府君諱倣實父公由進士上第校書崇文館飭館事修整左春坊由是立署局後參京兆軍事按覆校巡大尹恒得以取直為太常主簿搜逖疑互探抉遜宿工老師不得伏匿皆來會堂下耆股肱役喉喙以集樂事作坐立二部伎圖卿奇其績奏超以為丞司空杜公聯奉崇陵豐陵禮儀再以為佐離紛尨導滯塞關百執事條直顯遂司空拱手以成自開元制禮諱去國恤章累聖陵寢皆因事擊磬絳取一切乃已有司卒無所徵公乃撰二陵集禮藏之南閣轉殿中侍御史仍拜尚書比部員外郎會校成要要平聲月計日朞歲畢具刺金州決高施隙去人水禍渚茭原茅闢成稻染陟萬年令叢劇辨肅談宴終日人視之若居冗官然會金州猾吏來揚言恐喝以煩襄事曰不得三十萬吾能為禍公大怒召罵之恣所為吏巧以聞御史按章具獄再謫道州循州為佐掾會赦量移吉州長史元和十二

年七月日病痞泄卒。始公以唯諾聞長安中。奔人危急。輕出財力。如索水火性。開蕩進交大官。不視齒類。挾同列收下輩。細大畢歡喜。博奕知聲音。飲酒甚少。而工於紀謫。譏舞擊罿。纖屑促密。皆曲中節度。而終身不以酒氣加人。晝接人事。夜讀書考禮。收捨策牘。未嘗釋手。以是重諸公間。初娶范陽盧氏。無子。後夫人柳氏。德為九族冠。生三男子。喪其二焉。貞元十六年某月日卒。祔於長安御宿之北原。冢子銑奉柩。以明年月日克葬於墓。銑以文書來柳州。告其叔舅宗元。願碣於墓左。則涕為之銘。其辭曰。

有鬱其馨。惟裴之卿。世服大僚。仍耀烈名。封叔申之。實惟其英。讎書宮闈。佐職於京。太常命吏。以能增秩。相儀考禮。大弁法也斯畢。鳩工展伎。爰備聲律。或圖或書。藏之府室。史於柱下。郎於會司。徵循以周。大比是宜。作牧於金。金人允懷。溝防漢游。墊沃卒移。增我歲食。易其芊魁。游手閒民。相顧聚來。徵為萬年。治劇於都。百務敍成。談宴以娛。誰恤誰恃。不忍悍吏。胡巧其辭。按章以遂。由道斥循。施施三年。更赦進資。廬陵是遷。入曰世德。宜慶於延。又曰良能。宜力之宣。朝有大賚。期賜其還。鬼神不享。命隕在前。長原有墓。高曾祖父。淑靈是祔。封叔爰歸。左右惟具。孤銑磨石。祈辭海脈。遂升其趺。於道之周。

誌

唐故中散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安南都護御史中丞充安南本管經略招討處置等使上柱國武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張公張舟墓誌銘

漢光中興馬援雄絕域之志晉武一統陶璜布殊俗之恩理隨德成功與時並今皇帝載新景命丕冒海隅時惟公祗復厥績交趾之理續於前人公諱某字某某郡人也曾祖彥師朝散大夫尚書駕部郎中祖瑾懷州武德縣令考清朝議郎試大理寺丞贈右贊善大夫咸有懿美積為餘慶公以忠肅循其中以文術昭於外推經旨以飾吏事本法理以平人心始命蘄州蘄春主簿句會敏給厥聲顯揚仍以佐領軍衛兵曹為安南經略巡官申固扞衛有聞彰徹轉金吾衛判官三歷御史續用弘大揚於天庭加檢校尚書禮部員外郎換山南東道節度判官復轉郎中為安南副都護賜紫金魚袋充經略副使遷檢校太子右庶子兼安南都護御史中丞充本管經略招討處置等使公自為吏習於海邦凡其比較勤勞利澤長久去之則夷獠稱亂復至而寇攘順化及受命專征得陳嘉謨誓拔禍本納於夷軌乃命一其貢奉平其歛施牧人盡區處之方制國備刑體之法道阻而通百貨地偏而具五人儲待委積師旅無庚癸之呼繕完板幹控帶兼戊己之位文單環王怙力背義公於是陸聯長轂海

合艨艟再舉而克殄其徒廓地數圻以歸於我理烏蠻酋帥負險蔑德公於是外申
皇威旁達明信一動而悉朝其長取州二十以被於華風易皮弁以冠帶化姦宄為
誠敬皆用周禮率由漢儀公患浮海之役可濟可覆而無所恃乃創連鳥以闢坦途鬼
工來并人力罕用沃日之大束成通溝摩霄之阻誓為高岸而終古蒙利公患疆場
之制一彼一此而不可常乃復銅柱以為正制鼓鑄既施精堅是立固圉之下明若
白黑易野之守險逾丘陵而萬世無虞奇琛良貨溢於王府殊俗異類盈於藁街優詔
累旌其忠良太史嗣書其功烈就加國子祭酒封武城男食邑三百戶凡再策勳至
上柱國三增秩至中散大夫某年月薨於位年若干天子震悼傷辭有加明年其孤
某官與宗人號奉裳帷率其家老咨於叔父延唐令某卜宅於潭州某原葬用某月
某日人謀皆從龜兆襲吉乃刻茲石著公之閭以志於邱寢以告於幽明銘曰

周限荆衡秦開百粵交州之治炎劉自設德大來服道消自絕伏波南征漢威載烈
宛陵北附晉政爰發我唐流澤光於有截皇帝中興武城授錢肅肅武城惟夫之哲
更歷毗贊顯揚彰微既受休命秉茲峻節度其謀猷守以廉潔厚農薄征匪猶匪桀
通商平貨有來胥靖悅踐山跨海堅其鶴列制器足兵潰茲蟻結烏蠻屈服文單剪
滅柔遠開疆會朝天闕銅柱乃復環山以誓海無邁迹寇罔踰越琛賈之獻周於窮

髮帝嘉成德載旌茂闥增秩策勳土封斯裂位厄元侯年虧大耋邦人號呼夷裔悽咽卜葬長沙連岡啟穴書銘薦辭德音固缺

註釋庚癸

見左傳戊己漢元帝置戊

校尉

文單環王

單夷姓環王本林邑

元和四年

寇安南舟敗之柘地千里連烏

山

列兵也

見列子

唐故邕管經略招討等使朝散大夫持節都督邕州諸軍事守邕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李公李位墓誌銘

公諱某字某實惟文皇帝之玄孫別子曰承乾為皇太子以藩愛逼奪危慄致禍後封恒山為愍王贈荊州大都督繼別曰象蘄春郡太守贈越州大都督郇國公大宗曰玭太子詹事贈秘書監生虞尚書左丞凡四代有土田居貴仕公不承之以率南服克荷天休繼有功德公始以通經入崇文館登有司第選同州參軍入佐金吾衛進太僕主簿參引大駕府移為左右神策行營兵馬節度以為推官拜監察御史賜緋魚袋凡二使其率皆范司空希朝進殿中侍御史湖南都團練判官以寬通簡大輔治得中道府遷主後事師人愛慕欲以貞元故事為請公恐懼抑留復從浙東為都團練副使轉侍御史又從浙西如其職加著作郎凡三使其率皆薛大夫革刺岳信二州得劉向秘書以能卒化黃白日召徒試術為讎家上變就鞫無事勅笞殺告